

袁渙 張範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甯 胡昭 王烈 崔季珪 妻圭 孔融

毛球 徐爽 何夔 邢子昂 鮑勣 司馬芝

鍾繇 毓 華歆 王朗 肅 周生烈 妻遇 隗禧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子揚 蔣濟 對放 資

三國志 魏 第四冊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

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于朝故愛

憎不及焉

袁滂袁渙

按渙當作煥今太

康縣猶有魏表

煥碑又按蜀志行

清傳亦作煥且



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  
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  
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  
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  
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于阜陵渙  
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  
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  
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  
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

史記

樂毅材超  
王孫意固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  
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布誅乃得歸太祖

以衆人言  
之正欲得  
哥士

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  
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  
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  
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  
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  
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  
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  
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  
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于  
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  
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  
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  
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于正雖  
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  
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  
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于危亾之禍然  
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  
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  
多逃亾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  
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  
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每勅諸縣務存鰥  
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  
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  
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  
能斷



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  
 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  
 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  
 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  
 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  
 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  
 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  
 敬其臣也有罪加于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  
 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

宜明其罪

注 漢書亦采

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  
 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問者世亂民陵其上雖  
 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  
 遂不劾

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  
 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  
 則取之于人不為觀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  
 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于太祖曰今天下  
 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  
 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



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責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

袁敏

袁源

袁寓 袁奧 袁準

退亦須治

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于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于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

袁渙



袁霸

袁亮

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于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

袁徽

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

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亾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于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

張承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于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

張昭

張範

四〇六〇八十



三國志 魏書十一  
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諱。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

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戡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戡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



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魏書曰：文帝初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

千餘家。

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

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



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

又顛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耶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亾之効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遷爲魏郡太守其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

官

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于

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

玄別傳曰淵始末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

吾觀其人必爲國器

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

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

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于公朝論議常直

改是蓋屬  
大山  
作蓋



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

一作子泰  
金龜  
宋本無田疇  
善字

田疇



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

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

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

宋本每相字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二十一  
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躡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

大奇

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誣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

元不當知退  
休受



宋本預休豫

知進

舊條同亞  
夫封國

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非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  
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  
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  
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祿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  
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木拜為菑令不之官隨  
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滄下澇滯不通虜亦  
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  
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

奇

頓音確

此者不可  
步

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  
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  
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  
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  
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  
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  
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



廣武君李左  
車見韓信  
傳薛公策  
莫布見布  
信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  
著和于撫下慎于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  
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  
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  
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  
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  
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  
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  
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亾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

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節義可嘉誠應寵

賞以旌其美

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  
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弃國夏后不奪將欲使  
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  
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

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  
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逆授首

致異居當君  
然作居亦自  
通



尚死歸罪田君  
近于周內陳評不須  
者論之未為當也  
奇士自行  
其志而已  
不須苛論

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  
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  
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脩哭  
袁譚貌同而心異也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  
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  
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  
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舊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  
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

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  
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  
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  
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  
蹋頓于白狼遂長驅于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  
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  
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  
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  
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

可為辭官



申胥即伍胥  
見韋昭國語注

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  
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  
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魏書載世子議曰昔蘧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  
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  
不可得而毀至于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于法  
為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  
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  
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  
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

令司隸以決之

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期于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  
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  
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  
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  
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  
之者取其金於麻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  
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  
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

誤記耳何臣深辨



事將別有所出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

是真節士全

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脩

篤行

御覽執作得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亾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絜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

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

出處

亦為張超之策臧子漁

融疎人也其難時有

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使歸在家無

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

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埋之得免時

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

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

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潞陰

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

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

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

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

管統



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志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于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慮。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王叔治  
田子泰

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

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



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

太平御覽脩上多  
河北括開治以  
六字

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于時功業不見于事欣于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方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

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過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眾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于司金



至于建功重于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効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竈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勲業。以副孤意。公叔支子與臣俱升。獨

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于彌冠。異王基于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

高柔

王基

王儀



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殺之子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栢樹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褒刈麥者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褒為屬褒曰

宋本懷待上多  
一每字

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于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耻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褒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兒子葬父于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



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衰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邠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為能，係其先也。衰以為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衰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于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蜂起，衰宗親悉欲移江東，衰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衰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衰與濟南劉兆，字延

世俱以不仕顯名。衰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涓、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涓、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旣傳。單固，見王淩傳。餘習、憲二人，列于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



情至

三國志

魏書

三

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徒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爲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

宋本郭憲

此与子核

同姓名

見方術傳  
郭子楷  
武時人

宋本達作達

不賣韓約

頭與不買

盧龍寒河

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宜不受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亾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邠原

邠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

三國志

魏書

三

三九二一四



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

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

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

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

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十一  
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  
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  
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  
行幸

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  
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  
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  
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  
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  
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

孫松

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龀之中嶷然有異及長  
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請安丘孫松松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松曰鄭君學覽古今博  
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  
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  
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  
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  
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  
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  
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松辭謝焉又曰交



按以書相分及不待分而成分字皆當作介字也介字為介也

竟也

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于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讌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搢。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

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此子即融所愛也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加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



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

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慤。國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凶。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于是里中遂斂其錢以



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于三山孔融書曰隨會  
 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  
 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  
 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  
 阻兵之雄若棊奔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  
 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  
 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  
 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  
 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  
 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

邴鄭學

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原志清澗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

邴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

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

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

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

通謀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

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渴之

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

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祭酒太



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  
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  
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  
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  
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  
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  
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  
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  
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  
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  
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愿惡太子讌會  
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  
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  
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于原原愕然對  
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義門校作龐迪

張泰龐迪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  
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獬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  
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  
論在嵇康集為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



新漢二官皆以  
二官語見薛信  
傳

張閣

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

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于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

傳子曰。寧往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



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

寧為牽牛着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于海表

于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于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

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

與相親由是英名著于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

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

序方漢書  
注仍考考宋  
本亦考

何云本名長考  
汝淳書注可據  
考古學古而  
此

也此



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爲改過子旣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旣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

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



勇于改過  
則神聽和  
矣  
下可作樂

出處

三國志 魏書十一  
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此。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

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二年寢疾，年七十八而

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

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木，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

識

新本李陽字



攷證文宣司馬  
認道認未為國  
以此傳子得

司空表聖

所報神光  
照島出也

全象

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木。悟于

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傳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



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聞

尚書君奭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考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

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亦當作道

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於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卽

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染椀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宥。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



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襦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俠。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必。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葦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關。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上良

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叅蹤巢許。



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與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王駿事見父志傳

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于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亾，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張籍胡昭

時鉅鹿張籍，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籍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



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臻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臻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人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夾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

事頒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臻臻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凶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臻門陰臻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凶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

唐檀之識  
芝中何處之  
戒鳳皇何  
以過此



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  
 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  
 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  
 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  
 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  
 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  
 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  
 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  
 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于嶠澗之間止

有丙吉之風

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  
 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于帝口終不言人莫  
 知之信行著于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  
 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  
 解之是以寇難消息眾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  
 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  
 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  
 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



三國志  
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  
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  
輯徙宅宜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艸廬之中  
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彛散騎常侍荀  
顛鍾毓太僕庾嶷

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儼字玄默晉尚書  
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爲  
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

顛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  
達至今

弘農太守何植等

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  
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植子  
龕後將軍勛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  
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克惲之孫也貴達  
至今

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  
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宋本手世所為  
尚四字

嘉平字本本  
嘉平

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  
昭以故不即徵焉後顓休復與庾嶷薦昭是有詔  
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  
所重也古者考行于卿今顓等位皆常伯納言嶷  
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  
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  
議也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  
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凱韋誕並有名尺牘  
之迹動見模楷焉

焦先

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  
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  
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有  
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  
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  
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  
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  
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于河渚間食艸飲水無  
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亾士欲遣船捕  
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



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  
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  
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艸以爲裳。科頭徒跣。  
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  
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艸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  
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  
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  
問其故。常言艸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  
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  
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

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  
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  
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  
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  
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  
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  
更殺其殺。癩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  
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殺癩。謂魏於是後人僉謂  
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  
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



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亾。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艸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艸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

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痕。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于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

直孝如石  
士安而益  
彰  
全泰



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  
 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  
 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  
 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  
 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  
 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  
 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  
 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  
 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于  
 不損之地，居身于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

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

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飭，以先為仙人也。北地

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

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

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

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菘芡蕒，年似如五六十者，人

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

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

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

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

晉先生



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甑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緇故，後一二年病亾。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

寒貧

文博

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

楊沛



東本作形如蝸牛  
盧字散字及  
故形之陽字五  
字

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  
等作園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盧莊子曰：有  
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右角者曰蠻氏。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  
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

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

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  
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  
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錡、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

世故，并錄焉。

十七日校 全德

閏五月廿二日陰 蘊檢之來旋

往會之

三國志



崔瑗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崔瑗

崔瑗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

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

十九乃結公孫方集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

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魏書十一  
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于是  
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  
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  
橫暴掘發丘隴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  
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  
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  
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  
詔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  
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  
是獲罪幽于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

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  
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  
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謝  
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于  
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  
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  
禮以爲思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



三國志 卷之十一  
疆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  
斯之志熊羆壯士墮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  
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浴士女  
企踵所患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  
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  
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  
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  
測心也唯世子燔翳捐禮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  
于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禮  
翳已壞矣禮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

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  
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  
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苗疾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  
函令密訪于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  
以長有子此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  
賜死

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于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

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謬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

以文字殺

富有變時意指不遜於定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兇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填遂賜琰死

宋本手持其親三字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表憤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

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

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耕心誦乃收付獄髡刑輸徒

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

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

往經營琰勅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

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



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跲，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案：跲，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也。

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

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鄉諸人，良足貴乎？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



之通字  
如此

陳煒

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  
 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  
 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  
 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  
 奇也融答曰何云長大未也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  
 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煒器律山陽張儉以中正  
 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  
 與融兄褒有舊亾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  
 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  
 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

陶丘洪

邊讓

彭瑒

王脩

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  
 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  
 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  
 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  
 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  
 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將軍辟舉高  
 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三十  
 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  
 賢才顯儒士以彭瑒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  
 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



字子然  
鄭子然

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亾者皆爲棺木而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

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亾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



保鄆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  
青州刺史治郡北陞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  
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  
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  
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爲腹心左丞祖劉義遜清雋  
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祖勸  
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  
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兀安  
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亾身奔山東室家爲譚  
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

都許融以爲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  
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  
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  
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喟  
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  
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亾國  
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  
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  
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  
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

宋本寬容  
下有之字



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  
袁紹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  
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  
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  
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  
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  
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  
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

明即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

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

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

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

融對孫權使有訕諷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

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

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

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

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

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

融二子松  
之駁是



案此乃路  
粹初融之  
辭受太祖  
旨誣踐之  
此素成當  
時見者怵  
其才而憚  
其筆馬

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  
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鏡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  
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  
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  
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齧齒。融  
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  
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  
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  
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  
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

而曾無變容。奔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  
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  
安猶尚若茲。而况于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  
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南陽許攸

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  
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  
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  
知不可為謀。乃亾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  
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

許攸



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之

婁圭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

誹意遂收治之 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歎息

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于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



父子之辭  
贊語不切

曹公對  
趙簡子後

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寃之。

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為尚書大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凶。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



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  
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  
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  
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  
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  
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  
盛于東。凡人言友，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  
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褥，凡賜

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  
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  
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臣治民功績不  
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於時四  
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  
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潔，家象濯  
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  
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

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詠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艸。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諉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于



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于杜郵。晁錯致誅于東市。伍員絕命于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窺。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于種。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諺。諷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卽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充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木。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徵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



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于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

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與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

魏書曰司  
謀校尉持  
節收許官  
黃威憚之  
子見官學  
書本傳



即虎中子先  
文帝化

何夔  
夏言做

一作和帝傳

為人爽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  
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  
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  
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  
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  
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  
暴疾卒

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

嚴

何衡

魏書曰漢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  
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  
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  
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蕲陽蕲陽為太祖固守術  
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蕲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  
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于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  
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



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于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凶，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朴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乏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桴鼓，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耻，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放



之可也。宥之非也。

出為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鄴令，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于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

黃珍成弘

徐瑜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

此三長廣上於夫字

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

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



三國志  
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  
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  
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  
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  
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  
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  
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  
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  
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  
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

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  
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  
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  
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  
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  
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  
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傳  
異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  
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



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于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  
屈志。儀後果以凶僞敗。

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  
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率以夔代茂。每月  
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  
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  
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于節儉之  
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  
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  
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

成陽亭侯  
書何由傳  
作陽武亭侯

程咸

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  
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干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  
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  
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  
命。曾使主簿程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  
乃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  
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  
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御罪。于他族而如獨  
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如弱。抑法制之大分也。

何夔



臣以為在室之如。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謚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謚康公子蕤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于太僕。遵子綏。字伯蘇。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

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顛

邢顛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顛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顛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顛篤于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



劉楨

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  
 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  
 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  
 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  
 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  
 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  
 禮遇殊特顒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肯  
 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  
 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輔東曹掾初太  
 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其美太祖

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  
 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  
 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  
 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晉諸公贊曰顒曾孫喬字曾伯有體量局幹美于  
 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  
 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  
 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  
 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

鮑信 鮑勛



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  
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  
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  
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  
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  
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  
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  
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  
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

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  
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韜在  
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于太祖曰  
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  
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制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  
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  
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喜之太祖爲東郡太守  
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  
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  
驕欲設奇兵挑擊之于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



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

辟勛丞相掾。

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于世。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

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



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  
 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  
 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  
 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移風易俗。  
 莫善于樂。况獵暴華蓋于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  
 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于棠。春秋譏之。雖陛  
 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  
 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遯臺。曄之謂也。請  
 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  
 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

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  
 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  
 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  
 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  
 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  
 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  
 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  
 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  
 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

此山名  
 山人同姓  
 全表

魏書十二 鮑勛

三



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  
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  
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  
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  
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  
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  
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  
莫不為勛歎恨

馬芝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  
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

故下有馳檄  
南文

條本作調

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  
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  
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  
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  
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  
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  
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  
既眾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  
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  
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



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勲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勲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勲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

魏略曰：勲字子臺，瑯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勲兄爲豫州刺史，病亾，兄子威又代從政，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其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

曾別本作會  
物後作曾內  
友

秋法



也。君劣于上，吏禍于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敎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數，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

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

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長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



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于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

謂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九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于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于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



三國志  
魏書十二  
三十一  
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暮而卒年二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顛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止剛茹柔霍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十九日校是日

大雷雨疾風拔鎮

軍牙門五丈所接之

全德

丁巳閏五月二十四日陰雲收日出同書記

閩湖孰之捷德滋園遣使饋馬于漳州鎮張國樑蓋因以觀之

二國志



司馬芝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

攷證繇當音  
世說厥公  
鍾繇  
鍾皓  
其父



此人何量  
福也

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  
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  
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  
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  
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  
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  
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  
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  
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  
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

陳稚叔

荀淑

按觀鍾觀  
後漢書鍾皓  
傳作瑾

常後在此

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  
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  
潁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  
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  
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  
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  
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  
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  
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卑白邪觀嘗以膺  
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



昭國傳作柏音越

攷登迪之孫當作迪之子

鍾瑜

脩

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覲早亾。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于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

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脩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

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

吏。以光國朝。此云是太守郡治亦稱國朝也

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淮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兖州牧。始遣使上書。

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

催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



三國志 魏書十三  
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疆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

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助



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亾。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旣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



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  
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  
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  
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  
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  
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  
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以空虛被蒙  
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  
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  
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

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  
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  
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  
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  
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  
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  
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  
遠詣闕廷隳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  
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  
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



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亾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

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魏略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太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



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尸主事之臣。柎音荀。幽地。賜爾鸞旂。黼黻瑀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鐘。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

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

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此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

水玉



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耻。

報書好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媵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媵媚。執書喟喟。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造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



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家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襖，襠傷左髀，以襖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

太祖本傳  
大理

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



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于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于寇讎之耳。非所以來

此本崔寔政論然性理極不可行

宋本多下科律三字

此說也



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別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欽。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于外。而嗜慾之情。動于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此真儒者之言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



國志 魏書 三  
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于刑辟。故刑之所制，在于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于著，罪薄而不及于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

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太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耻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于鄉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



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  
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卞  
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  
大辟而况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  
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卽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  
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  
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繇昔爲廷尉辦理刑獄決  
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

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

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  
侯

鍾毓

西征  
御覽作欲殺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  
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  
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  
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  
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  
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

御覽作欲殺



曹芳亦受

授文統年尚  
散騎侍郎太和  
中已遷黃門  
郎矣此時黃  
天為散騎侍郎  
胡惟傳云正始  
散騎常侍有類  
詹統仿即其常  
侍之誤歟  
義曰曰從當仿  
侍中左常侍上

應作爽而反得  
遂當之解其  
疏者侍中于  
史省文  
配標柳笈作改

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于城南以氊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虚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于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于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

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諉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諭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請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



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

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

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臣松之以爲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爲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

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

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

華歆

龍頭賊耳  
胡不立論  
裴世期何  
其迂也

陶丘洪



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爲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爲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旣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

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卽拜歆豫章太守，以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



歆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  
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  
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  
拜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  
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  
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  
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  
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  
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  
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

此獨坐定  
非宜乘定  
是具緩自

觀歆首信  
事法最近  
之華氏譜  
定不足信

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  
起更衣則論議謹謹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  
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  
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佳城遣檄迎軍歆曰  
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  
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  
會稽人眾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  
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  
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



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耻。方之于歆。咎孰大焉。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

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

宋本作圖後

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

魏書卷十三 華歆

誰所



七六增飾之  
辭不若則  
亦甄長伯  
三流不足  
重昇  
無恥  
太邱懸魂

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

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于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

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

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

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

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

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為人臣陳事務，以諷

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

載。華嶠譜敘曰：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

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

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

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



三國志  
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于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

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卽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

列異傳曰：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任。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錄，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三 魏書十三  
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于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機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平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

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



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

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

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

非誤陳泰高  
作陳君

非誤王密當  
作王宏  
張澄燠下當有  
不可得而親  
一句

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廩，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廩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



昆尚書作

王朗

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虞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蒼字敬叔世語稱蒼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蒼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

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孫策渡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

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

如皇禹及禹同祀祀固應存惜存之在如身今身

此言汝書秋祀以孫策之權江東於興平元年而吳志載之津浦則知平二年之官也



三國志 魏書三  
欲走交州。爲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木。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引從者疾。患死亡。畧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

也 玉篇櫬小舟也

詰慙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亾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躑足入絛。叱咤聽聲。東西惟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傳雲思親友每感五柳之言大都敦宿念舊是第一流事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擢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



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

盛德

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畧曰：太祖請同會，啗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杭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答曰：孫權



就鞅入伴  
皆想旨

前戕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  
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  
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治於魏西吳東越化爲  
國民鄢郢旣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  
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  
辭不能宣

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  
省刑曰兵起巴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  
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  
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

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  
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  
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  
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  
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  
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  
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  
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  
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  
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



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

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

表志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

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

童女以蹈舞。醴醕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

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

酌當作耐  
按博士下當  
第子二子

千餘人。中廢則駢駮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

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

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

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

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

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粟。慤誠之

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

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

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

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

魏書卷之三 律獄



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

備士并合雖具萬人或商賈憧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



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晏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肅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得休

張登

王雋

吳適

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



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大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

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

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

初中鵜鴟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

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

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

華子魚之  
若切安王  
景興之讓  
太尉子詔  
野人獻芹  
鵲鷹嚇風  
笑人之不量  
何至于此



三國志  
魏書  
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淝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  
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  
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通留，  
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  
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  
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  
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  
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  
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駕旣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

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  
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  
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  
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  
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  
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  
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  
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有



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口旻之聽以計制  
 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  
 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禦兒之  
 疆

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

亦作語兒言朱公及西施生子於此見吳地記

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  
 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  
 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  
 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

去病石以  
 詔之中才也  
 公等當何  
 稱也

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  
 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郵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  
 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  
 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  
 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  
 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湏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  
 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  
 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

華敬



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

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緇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畧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



贊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

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王肅  
宋志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見魏志  
死於魏子  
二十四年

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

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適於權變者哉！夫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因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



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能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

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



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

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若太上皇漢沿其名未心為其實無位而無民也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

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

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

按文義。當當作。帝不從。使稱皇。蓋王甫之意也。欲其稱皇而帝不從也。

按九龍殿即崇華殿。因災改名。



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當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歿。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

人之言

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歿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歿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



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恠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

者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

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

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

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

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

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

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

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

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

非實。子將。主。則。為。善。對。

何。云。子。雍。此。對。亦。之。德。教。仲。與。班。氏。所。記。不。同。故。仲。所。記。



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始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

按晉書宣帝  
化白氣經天在  
正元元年十月  
此云嘉平六年  
者蓋亦其時

公以是年十月  
改元也

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繚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

魏書卷之三  
華歆

早



王恂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為承子。

攷禮子言若若  
作言夫疑子字  
衍夫諸作夫  
弟惶字君夫  
正合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高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

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

孫叔然

世系表云叔然父朗名吳主權之先祖鍾之弟長

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

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



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姚云隋經籍志潛未論下梁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而論

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

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董遇

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魏畧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

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采相負販而常挾持經

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

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

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

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常

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家太祖疑欲謁

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

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

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

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

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

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

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

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

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



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畧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龕踈。

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大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人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



賈洪

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

有木，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任郡舉計掾，應

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

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

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

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

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

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

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

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時年五十餘。

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

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

出為西平太守，卒官。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

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

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

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

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

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

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

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

嚴苞交通御覽作嚴苞字文通材學最下多故忠信之倍曰州中睦之特業辨論尚嚴文通二千

嚴苞

薛夏

致隆天水前漢置後漢為漢陽魏仍之晉後為天水

其伎、忌如此



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

隗禧

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椹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



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  
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亾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  
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  
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  
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  
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  
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  
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畧余之所識也  
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  
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

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  
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  
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  
下佞也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  
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二十日校全德

閏五月二十六日夜分修畢

時聞白客去後三樓蓋賊寇迹

去遠而如覺之

辨誤劉寔信  
書云忠信  
陳第書曰  
劉寔是以下  
書是也  
注謹須信評  
後引張璠以  
為云云此正  
同書而考其  
帝外王父史  
自於本傳  
年始詞堂  
於評中更推  
其短字

是日事到  
批迴知有  
論旨下道

華歆



二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



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

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于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于越以救溺予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



三國志  
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凶。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

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亾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



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乘祇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兖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兖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

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

太祖與呂布戰于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

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

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



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

同

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兖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爲東

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

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

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

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

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

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

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

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

不益兵。昱

少卓識

魏書

程昱

五



形在位御  
覽作形三

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  
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于賁育。昱收山澤，亡命  
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  
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  
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  
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  
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  
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

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  
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何云歸兵闔門者？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  
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  
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  
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開其利路，使不至于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  
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  
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



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卽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于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

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

侍郎。

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

此即作嘯  
世語待考  
全錄



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于街路。邠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

後漢書和意  
后紀云程高  
同李賢注  
猶息通也

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摠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



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類今復發矣進退推策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種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于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

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凶失今之存者不能十

分之一

人不可以三年全案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

一宋本作二  
取之始少至  
耳目乎

郭嘉



戲志才

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

何意揚言者。嘉少。其與同。我。故。會也。

傳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

機明當

自許

魏書十四 郭嘉



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耶。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



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  
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各以窮歸  
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  
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  
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傳子  
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  
言于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  
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  
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曰縱敵數世之患宜  
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

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  
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  
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案魏書  
所云與傳子正反也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于官  
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  
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  
雖有百萬之衆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  
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  
果為許貢客所殺



奇失也本本  
作不可不則

自宋本作臣

傳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  
 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  
 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  
 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亾之機不可失也太  
 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  
 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  
 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  
 於匹夫之手誠為明于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  
 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耳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于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  
 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  
 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  
 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  
 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于  
 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

傳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  
 士漸臣事之以為省事椽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

欲以陳  
平待之

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  
 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  
 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  
 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  
 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  
 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  
 丸震威遼東以臬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于  
 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  
 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  
 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亾為存厚往勸來也

謚曰貞侯子奕嗣

太原郭奕  
 奕又一人

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

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

在不使孤至此

何云若此追惜事也而請若此也

傳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

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傳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

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

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



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奔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屢陶長桓人。

以下文紹以昭領魏郡太守。例之則鉅鹿。下當有太守二字。

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于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



按此時不立昭  
款疑為見字  
之化

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  
 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  
 第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  
 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兖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  
 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  
 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  
 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  
 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

遣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  
 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  
 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  
 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  
 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  
 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  
 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  
 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  
 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  
 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



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

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



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  
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  
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  
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  
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  
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  
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  
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  
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

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土。居有泰  
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我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  
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  
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上。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  
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  
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  
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  
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  
近危凶。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



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  
 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為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  
 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  
 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  
 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  
 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  
 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  
 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  
 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于殷周。處大臣之

任多昭自歎  
才德如荀彧  
三傳遂言為  
治和以昭子  
昭好操曰  
成好子為勳  
也

范蔚宗注  
謂倡狂也  
妄之禍也

亂臣賊子於  
斯為甚  
君之死不  
以身

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  
 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  
 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預露天  
 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  
 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  
 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勲若  
 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眾。報  
 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于單。使



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  
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  
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  
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  
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  
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  
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  
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  
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

昭曰：軍事尚權，期于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  
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

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

何之傷權以未獲其字之下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  
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太祖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  
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  
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第，訪爵關內  
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



按毛氏當你  
年成

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  
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  
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  
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  
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  
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律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  
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  
賊遂迸散詔勅諸將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  
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

出師表

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  
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  
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  
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  
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  
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  
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  
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  
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



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

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



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德音漢光武子阜陵王

母脩

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

唐嚴武殺

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

此類該則

兄渙曰：「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

也

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

還拜謝曰：「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

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

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

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

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

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

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

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眾坐

計擒鄭寶

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徒兒，令因行

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

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眾。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



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

策次上繚

陳策

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于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

劉曄



三國志 魏書十四  
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志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

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策征張魯  
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此所為上策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

此云觀後名傳



時行軍多  
出息表其  
實在意中

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  
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  
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  
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  
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  
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  
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  
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  
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而為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

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傳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  
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

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  
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

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  
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

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于叛敗

傳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

兵必圖其全  
蜀中遺將  
攻備則素  
非其敵往  
遠三禽往  
後威重故  
石為也

孟達

三國志

卷之四 劉曄

三



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  
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  
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  
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  
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  
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  
報敵于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  
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  
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

蜀報吳  
師

必弟本作心

此策勝于  
數萬

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追內困然後發  
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  
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  
帝不聽

傳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  
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  
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  
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  
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



知變其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亾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亾。不出旬月矣。吳亾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亾。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

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權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

嗟其權  
之不王又  
乎此孝廷  
腐之侯可  
費一矣



夫不能

議遜本名

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  
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  
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隸僕  
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  
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  
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  
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  
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

戰 承泗口之

敢以大眾委之何以此言非知兵也陛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

以萬乘之重幸已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

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

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

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

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

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

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

室之承天序既發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

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



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于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于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

策公  
孫問

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



傳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非持兩端如此，或惡曄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

三國志 魏書 劉曄



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

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

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詐若居之以德義

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

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率不能自

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

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

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

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

下羣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

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

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

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犬將軍以問陶陶答依

違犬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于今日

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

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

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

蔣濟

三



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濟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大軍南征還。以

時欲徙河北見  
晉書宣帝紀

授際

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于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權不得操  
力不能害  
壯繆

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亾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

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谿，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亾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



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  
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

此通鑑注作分半誤

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  
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

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

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于西

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

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官軍

得不沒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

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于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使辟取舍或能工之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

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

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



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欺官之弊。當今注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巳。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



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勉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

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克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于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



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諷其行人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杏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亾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

怪語可刪

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于母，願重

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

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

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

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

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

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

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

史乃徵信  
若漫漶無  
稽何能徵



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  
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  
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凶濟泣曰雖哀吾兒  
之不幸且喜凶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  
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  
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  
追詰隆

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  
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

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皇  
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  
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  
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  
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  
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  
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  
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  
姓氏濟曰夫虯龍神于獺獺稱引陋鄙自祭其先不祭虯龍  
也騏驎白虎仁于豸豸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



三國志 魏書十四  
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獮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  
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  
濟豺獮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  
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  
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  
問異臧孫咎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  
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  
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  
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

讀之可以  
養恥

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  
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  
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  
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  
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  
今論謀則入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  
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  
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  
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



是歲薨諡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按漢書王子侯表有西鄉侯容廣陽順王子放資無足頃當取容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竝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

天和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水滌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命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侯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談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



陽役祔

祔音都活反祔音詡

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

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木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宐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

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嘆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

還河東

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



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

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舡千萬，數日間，舡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任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

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



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揚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詢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耶。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文致其子。

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將軍秦朗，其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實。」

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

劉放



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而曹肇等曰獨多別若此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知未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

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

棲樹二人相謂不密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

資懼乃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結使辟邪至以

授宣王宣王命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

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

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實

帝曰堪其事不實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

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

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何云曹肇弟纂悉其出

宐還必得也而敢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筭罷燕王

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宐免帝

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

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

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

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

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



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昨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宐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宐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八

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殫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宐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



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爲孫劉于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竝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各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齊王卽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



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願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子正嗣。

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

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毘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宗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

王思事見果  
晉傳魏略  
晉史



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  
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  
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  
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  
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  
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二十一日校全德

三國志

六月中以木後為水殿臺載萬餘觔大殿逼攻瓜洲  
賊巢觸暑皆隊屏書不觀者而月矣今日稍想  
乃修此卷爰志作輟之由七月二日翁同書





書